

ENIGMA

超级机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超 級 机 密

(英) F·W·温德博瑟姆 著

梁平甫 何祚康 仲掌生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北京

F. W. Winterbotham
THE ULTRA SECRE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根据1975年第4次印刷本翻译
本社同时出版本书注释英文本，可供英语学习者阅读。

超 级 机 密
梁 平 甫 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7印张 145千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8,000册

书号：10215·21 定价：0.55元

前 言

英国皇家空军元帅斯莱塞爵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将“超级”这项极端重要的情报来源，形容为盟军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并说由于它，千千万万个英美人得以保全了性命。有些读者也许会怀疑：把有关这项情报的那么多材料公之于众，是否明智？过去三十四年中，相对说来，知道“超级”的人很少，即使在海、陆、空三军中也是如此。但它确有令人几乎难以置信的价值。当年，英国境内的德国间谍系统落入我们掌握之中，经我们积极加以运用，因而在情报领域中取得了另一个重大胜利。处理此事的首脑人物马斯特曼爵士写了令人着迷的《双重间谍系统》一书，叙述其经过情节。但与“超级”相较，则“超级”的价值更高一筹。凡是关于战争期间情报工作的真实有据的故事，总是特别激动人心的。

当一九三九年和平的希望破灭之时，本书作者温德博瑟姆已当了十年空军参谋部驻秘密情报局的高级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在琼斯，丹尼斯顿，诺克斯，以及布雷契莱的其他“密室工作人员”合作下，对“超级”情报的创始，负了大部分责任；接着在战争期间，对“超级”通过许多特种联络小组所起的作用，也负了大部分责任。我以为那

些年里，谁也不能比他生活得更有意思；由于“超级”这一无比有用而完全可靠的提供敌方消息的手段，他几乎同首相以下的英、美高级领导人直接打过交道。从书中可以看出，当时谁也没有象作者那样意识到这个情报系统的绝对保密是极端必要的。这里顺便提到：他在战后竟然不再出头，而以退休的空军上校身份，带着一枚三级英帝国勋章，闲居在德文郡的一处幽静的农庄里，这反映了我们的授奖授勋制度中难以理解的规定。

破开敌人密码的技术，不是什么太新鲜的玩意儿；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卡恩的《破译者》和沃尔斯太特的《珍珠港》之类的书。不过，随着在理论上不能破译的德国密码机“恩尼格玛”从波兰偷运出来而终于产生了“超级”之后，这种技术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确实，历史上不曾有过哪一次在官方主持下的探人秘密的活动，获得可与之相比的丰富成果。

到今年一九七四年春天为止，政府一向禁止人们提到“超级”情报。这当然使著述任何方面的军事历史受到限制。过去二十年中，我自己曾在最高领导层几度作过努力，以求解除禁令，但没有成功。“超级”情报及其在人类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中，对盟军战略——有时甚至是战术——的难以置信的影响，隔了很久才透露出来。我相信这种透露不致成为对今后的大战——不可避免是核战争——的一种危险。

我当时是空军参谋部的计划署长，自然从“超级”一创就知道它。我记得很清楚，当法国沦陷之际，亲爱的博伊尔（多年以来是空军参谋部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络人）忧

虑重重，唯恐这件天赐宝贝会落入敌人手中。但由于勇敢、忠诚的儒贝尔上校的努力，结果并不如此。可惜的是作者觉得无法较充分地讲述“超级”在海军方面的影响。海军部把这些电讯情报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很独特的做法，但结果未必好），可是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认识：在大西洋战役中，“超级”情报，同“高频测向”一起，是真正的战胜者。一九四三年，作为海岸防御司令部的总司令，我总是在特殊紧急的时候，参加本书中提到的、由海军部、利物浦司令部和我自己的司令部三方每日早晨举行的保密电话会谈。会谈终了时，关于大西洋中德国潜水艇当时有何动静，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对于我，本书引人入胜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使人了解了若干伟大领导人物——如邱吉尔、蒙哥马利、巴顿、“绷着脸的”道丁等——的性格和处事方法。他们是有吸引人的魅力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各次战役之前或战役进行期间，若不能常把敌方的兵力、部署、后勤情况和作战计划的详情细节充分掌握在手，那么他们在指挥作战时就未必能表现得如此出色。这种情况若为人所了解，则他们的魅力可能就要逊色一些。作者提到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举行的那次不愉快的（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空军参谋部会议中，道丁绝未泄露：在不列颠战役全过程中，他通过“超级”情报，十分详细地知道了德国空军的计划。作者给了道丁应得的赞扬，我颇以为然。开那次会时我也在场，当时并不知道道丁是“超级”的局内人，虽然我应该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局内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必然会有强烈的欲望，以我对于“超级”的知识去驳倒后生们的批评。这些后生可

惜没有机会知道这种无价的机密，不过为了保密上的原因，不让他们知道是完全合理的。

在书籍的前言或评论中，人们有过多使用“动人心弦”一语的趋向。不过我确实觉得，本书的读者们会同意，本书是当得起这样的形容的。

皇家空军元帅
斯 莱 塞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简单的说明

《超级机密》一书的原文本是英国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作者温德博瑟姆，是英国空军上校，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秘密情报局任职。本书以回忆录形式介绍了英国获得德方精制的传递高度机密电讯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后破译该密码的情况，主要描写了所谓“超级”情报在西线战场所起的作用。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作者的历史、军事观点都是正确的。书中不时出现的谬误的叙述和论断，以及对“超级”情报以至作者个人劳绩的吹嘘，是蒙蔽不了读者的眼睛的。译文对书中有几处与主线无关的冗笔，稍有删节。由于审改初译稿时间匆促，疏误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译者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 录

作者序	1
1 绪言	3
2 科学的拯救 “超级” 的诞生	10
3 计划	20
4 法国战役	30
5 插曲	42
6 不列颠战役	46
7 “海狮行动”	63
8 非洲之役	72
9 阿拉曼大捷	82
10 海上战事及向美国人介绍 “超级” 情报	93
11 “火炬行动”	105
12 “壮汉行动”	118
13 “雪崩行动”	124
14 “霸王行动” 的准备工作	136
15 诺曼第战役	149
16 希特勒的奇迹	166
17 结束的开始	181
18 阿纳姆	186
19 对日战争	190
20 希特勒的阿登攻势	200
21 末日	206
22 结束语	211

作 者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破译了据称是“不可破的”德国机器密码，我们获得了最高级情报。本书所述，主要是：这些情报是如何处理的，又是如何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送给罗斯福总统、邱吉尔，以及主要的参谋长和战区指挥官的。

书中也讲了最重要的电报的内容，各司令官对这些情报有什么反应，如何使用这些情报。最后，本书还说明了这些情报在盟军历次的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破译工作是由一批卓越的数学家和破译员在伦敦附近的布雷契莱庄园中完成的，我在本书中对这件工作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但由于保密上的原因，也由于我本人不是研究密码的，因此，我对这件近乎奇迹的工作，没有详细介绍。

书中所引用的或提及的电报，实际上都是用“恩尼格玛”密码拍发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每一份电报上都加以注明，因此，我把它们全部称之为“超级”。“超级”是这种特殊情报的代号。

这个代号会在书中一再出现。这样可以提醒读者，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当时已经获得的情报，而不是根据事后的认识写成的（战争）历史。

可惜，我无法得到官方的档案，只能凭我对所述事件的回忆，和对我留下的锁在白厅保险柜中的几百份电报的回

忆，来写这本书。因此，如果我在密码方面的叙述有错误的话，希望读者谅解。不过，这方面的错误也许有助于对密码的保密。

我并不想在本书中夸大我在战争中的作用。我只是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一点必要的贡献。我所以能作出这些贡献，是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交给我的任务有关的。

破译“恩尼格玛”密码的光荣属于布雷契莱的密码破译员们。

1 绪 言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应邱吉尔首相的要求，向欧洲战区的盟军司令官及他们的参谋人员中凡收读邱吉尔称为“我最机密的来源”所提供的情报的人，发出了一份电报。

我请他们不要泄漏情报来源的性质和情报内容，以免损害秘密情报局今后的工作，也免得敌人找借口把战败的原因归咎于此。事隔三十年，这两种要求保密的前提已经改变。秘密情报局和密码破译人员当时所用的技术，业已广为传播，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早已知道；而战时的敌人，现在也已成为我们的盟国了。

然而战胜者有权不宣布如何破译，和破译了多少敌方的密码，在本书中，我们仍将保留这种权利。当战事最紧张时，德国战争机器每日所发的无线电报的数量，远不止二千份。由此可知，我们经常能截获并破译的许多电报，其内容是很广泛的。

本书中提到的敌方电报，都是我认为对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它们仅是我经手的电报的一部分，这并不说明我们总共破译了多少份电报和在什么时候破译这些电报的。

不过，我想说明，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如果不谈到我们掌握了“最秘密的来源”所透露的敌人意图，那就不会

是全面的战史。

邱吉尔对这种情报的赞赏，目前还未能发表，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好评，却已公诸于世了。在美国堪萨斯州阿比伦市艾氏的“总统图书馆”内，藏着他的书信文件，其中有一封写给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信：

亲爱的孟席斯将军：

我曾希望能访问布雷契莱庄园，对你和特拉维斯爵士以及工作人员们给予盟军的巨大帮助亲表谢意。

我非常了解，你提供给我们的材料，是必须经过大量的劳动和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我也充分明白你们必然遭遇过很多挫折和困难，而每次总是凭你们的卓越努力克服了它们。

在这次战役之前及进行期间，你那里送来的情报，对我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这个司令官的工作因之极大地简便了。成千上万的英美士兵的生命因之得以保全，并且还大大有助于加速敌人的溃败以至最后被迫投降。

因此，如蒙代我本人向从事这项工作的每一个人表示我衷心的钦佩和诚挚的谢意，谢谢他们对盟军的战斗所作的决定性贡献，我是十分感谢的。

艾森豪威尔

一九四五年七月

这种特殊情报在战事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使我，也使那些收到这些情报的盟军最高级司令官们，获得了极其难得的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许多多军事行动和战役中，不但能精确地知道敌军的编制、兵力和驻地，而且几乎无例

外地能事先确切掌握敌方的意图。

无疑，未来的历史家们对于秘密情报的价值是肯定还是否定，仍然会继续争论下去。我只想在这里讲述这种极端秘密的情报是怎样由一批卓越的男女工作人员收到和处理，怎样安全地分给战地司令官们，以及，据我个人的意见，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倖免于战败的年代里，以至后来的各次胜利中，怎样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战争的大部分重要阶段中，我们能够读到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的敌方各最高指挥部之间的秘密电报。显然这些电报不但有无比的正面战略价值，而且还有可贵的反面价值，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电报中知道敌人对我方哪些军事行动还没有掌握。

我有幸直接认识大多数的盟军最高级司令官。我发现个性不同的人对于这种情报所采取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些思想僵硬，墨守成规的人，似乎认为预先知道敌人的动向是不大应该的；反之，那些脑筋较灵活的人，则乐于尽量利用这种情报所提供的一切便利。这种情形是饶有趣味的，但有时也是令人沮丧的。

到适当的时候，如果英国的全部秘密文件能供人阅览和评论，历史可能会改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某些将领和重要人物的评价。不过（评价时）还应考虑到：由于战地司令官知道在后方的参谋长们和主要的政府大臣（部长）们都收到了他所收到的情报，因而，有些司令官就可能过分小心翼翼，而另一些则愿意“干一下”并往往获得胜利。

因为本书所讲的情况有许多是很离奇的，足以引起某些人怀疑其真实性，我想在写下去之前，不妨先交代一下我的身分，并说明我怎样会对于处理这一“敏感”问题的组织负

有不小的责任的。

我十七岁那年开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皇家格洛谢斯特轻骑兵团当一名少尉。但在一九一六年，我们心爱的马匹被调走了，改发给我们自行车，有些人最后被派到步兵里去。对于我，明显地可供选择的另一职务是当飞行员，于是我就成为皇家飞行队的一个战斗机或侦察机飞行员，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初，到法国加入了第二十九航空中队。同年七月十三日，在比利时上空的一次空战中，我不幸处于一对十的不利形势下，被德国著名的里奇托芬航空联队所击落。我于是被俘了，在战俘营中度过了十八个月。我用这段时间学习了德语。回国以后，用积累的补发工资，我进入了牛津的“基督教堂学院”，获得了法学学位，但我从未从事法律业务，却决定去搞一些农业工作，以恢复我在战俘营中受了损害的健康。我在十几岁时学会了流利的法语，周游过世界：在加拿大砍伐过木材，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大牧场当过羊倌。一九二九年我再度外出，游历了非洲的苏丹、肯尼亚和罗得西亚，但其时到处是不景气现象，所以我决定回到伦敦找个工作。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皇家空军一直在争取独立的地位。到一九二九年，空军已完全确立为国家的第三个军种。空军参谋部建立了自己的情报部门，需要派出自己的代表，与海、陆军情报部门的代表并肩驻在国家秘密情报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我获得了这项差使；我的任务是从秘密的情报来源中探明外国空军在干些什么。

到一九三三年，纳粹所虚构的幸福欢欣之感业已使英国秘密情报局裁撤了我设法掌握的在德国的特工人员，而纳粹

这时却已开始重整军备。我决定不顾秘密情报总局的规章和传统，亲自赴德，好有所作为。

到一九三四年，我已亲自接触过国家元首希特勒，国社党官方哲学家同时也是外事专家罗森堡，希特勒的副手赫斯、科赫、以及某些陆、空军中的高级现役军官。他们强烈希望英国不干涉他们未来的扩张战争，又相信英国空军会听从他们的劝诱和害怕他们的威胁。针对这种心理，我对他们做了工作，得以直接听到他们所吐露的许多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

从我与希特勒的几次面谈中，我了解他的基本信念是：要使世界出现秩序井然的局面，唯一的希望在于由三个超级强国来统治它，即大英帝国，大亚美利加，和新的德意志帝国。他向我保证德国人将征服俄国，从而消灭共产党人。他承认在一九三四年，德国高级将领们的发言权太大，说他的“非得把自己生而有之的权利，出卖一半给他们不可”。

（译按：指作出让步）他完全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同时要建立庞大的新空军的具体数字和计划说给我听。在他与我的谈话中，还无意地暴露了他有一种双重性格，他可以随意地使其一隐一显。我确信他那无理性的一面后来占了上风。

一九四三年，从希特勒亲信莱希瑙将军那里，我得知德国进攻俄国的详细计划，以及闪电战的策略：在机动炮兵和俯冲轰炸机支援下，用大量坦克打前锋。从空军上将凯塞林那里，我获悉了航空队的编组情况，以及俯冲轰炸的技术是如何终于完美地解决的。这些情报在后来法国战役中都到得了证实。

与罗森堡相处的许多日子中，我得知纳粹对建立一个千

年帝国的一切希望、担心、和计划。科赫让我观看了在东普鲁士为“奥托”行动而进行的一切大规模准备工作。我从他那里发现了该项入侵全俄行动的大致日期，不过也许最要紧的是：我对这些纳粹领导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处事态度和思维类型、修辞方式和思想状态，都有较深入的了解。这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中，显得极为有用。

自从我在一九二九年参加秘密情报局以后，我发觉那些白厅里的权贵人物中，对于秘密情报局告诉他们的任何情报，往往以一种姑妄听之的不信任的微笑来对待。看到他们对德国重整军备的消息竟默默不睬，是令人沮丧的。我在希特勒及其同伙身上所下的工夫，是得到情报局局长辛克莱海军上将的全力支持的。他见我所了解的情况全没用上，向首相发了牢骚。一九五三年我终于奉召列席内阁的一个委员会会议，去给我已经上交的报告提供充分的作证材料。委员会接受了我的报告。在鲍尔温首相辞职后，斯温顿爵士接任了伦敦德里爵士的空军大臣职务。我这才得到了我所需要的帮助和支持。

可惜到了一九三八年，我的真正职务已为德国人知晓。罗森堡警告我不得再去德国，并且最后一次警告说，法国陆军是不可靠的。为了填补情报空白，我经空军参谋部批准，通过英国民航机构从美国订购了一架舱内加温的洛克希德飞机，试验空中照相。那时，在超过八千呎的高空就不能照相，因为空气的冷凝使镜头模糊不清。德国人采取了敌对态度后，我们在八千呎的上空照相，无异自寻死路，所以我们找出了让暖空气在镜头下面流过的办法，使我们能在三万呎的高度进行照相，从而直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前继续在德国上